臺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五期
2006年12月　頁375～416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來源、特色與學術價值

張　寶　三*

提　　要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即將於2007年3月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本目錄乃《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系列書目之一。本文擬先約略論述本目錄編輯之緣起與理念，再進而探討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來源、特色與學術價值等。全文內容分爲以下數節：

前　言

一、《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之編輯緣起與理念

二、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來源

三、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特色

四、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學術價值

結　論

本文於95.09.08收稿，95.12.03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由本文之探討，希冀對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有較具體、完整之瞭解，進而能充分利用此等寶貴之研究資源。

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多數來自接收前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之舊藏，其中尤以桃木文庫及久保文庫最令人矚目。由於此種淵源及臺灣之特殊歷史背景，使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具有「數量及內容豐富」、「不乏珍稀抄本」、「多名家收藏本」、「藏有與臺灣關係密切之典籍」等特色。考察此等數量豐富之日本漢籍，不但可作爲版本學研究之素材，更可作爲各類學術研究之參考資料。此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之研究上，此等日本漢籍亦可作爲重要憑藉，值得學者加以重視。

關鍵詞：臺灣大學圖書館、日本漢籍、和刻本、久保文庫、東亞文獻目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Origins,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Valu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Chang, Pao-san*

Abstract

The Bibliograph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East Asia — the Japan Chapter will be published in March 2007 by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This bibliography is part of the *The Bibliograph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East Asia* series. This paper will briefly describe the genesis and rationale behind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bibliography, and then discuss the origins,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valu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including printed, reprinted, and hand copied). The content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ntroduction

1) The genesis and rationale behi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Bibliograph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East Asia —the Japan Chapte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4) The academic valu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Conclus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concrete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are books in NTU's library, thus enabling the increased use of this precious research source material.

Many of the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found in NTU's library were directly inherited from th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colonial predecessor of NTU, among which are the much-prized Momoki and Kubo collections. Because of Nation Taiwan University's origins and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it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have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abundant in both quantity and content," "not lacking in rare hand-copied manuscripts," "many book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s of distinc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classical books that are intricately tied to Taiwa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lethora of these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can be used not only as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various editions of a certain book,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reference. Furthermor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these books can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worthy of scholars' attention.

Keyword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Japanese block-printed edition, the Kubo collection, East Asian bibliogra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來源、特色與學術價值

張　寶　三

前　　言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初稿已編輯完成，預計於2007年3月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本目錄乃《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系列書目之一。[1] 在本目錄即將出版之際，本文擬先約略論述本目錄編輯之緣起與理念，進而探討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來源、特色與學術價值等。希冀經由本文之探討，使讀者對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有較具體、完整之認識，進而充分利用此等寶貴之研究資源。

本文所稱「日本漢籍」，其意涵大抵同於學界所謂「和刻本漢籍」，而實質則或略有差異，詳後文所論，讀者幸察焉。

---

[1]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包含「中國古籍篇」、「日本漢籍篇」、「日文篇」、「韓國、琉球研究資料篇」、「臺灣研究資料篇」、「日文臺灣資料篇」等，其中《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文臺灣資料篇》已於2005年9月，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列入《東亞文明研究書目叢刊》第一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之編輯緣起與理念

（一）編輯緣起

臺灣大學之前身爲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2]1945 年臺灣光復後，臺灣大學承接前臺北帝國大學之圖書，日後並續有增購及接受捐贈。因有此一特殊歷史因緣，臺灣大學所藏圖書中，有關東亞研究之文獻極爲豐富。其中，除明治、大正、昭和時期所出版之洋裝日文書籍外，亦頗多珍善本圖書資料，例如中國古籍善本，和刻、和抄本漢籍，日文善本，韓國、琉球珍本研究資料以及珍本臺灣研究資料等。此等珍善本圖書資料，以往或雖編有目錄，然已歷數十年，其間各館藏圖書屢經搬遷、合併及讀者借閱，舊有目錄已難確實反映館藏現況；或雖編有簡目，然尚未臻完善；部分領域之目錄，則或竟闕如；實有重新加以整理之必要。因此，若能針對臺灣大學所藏珍本東亞研究文獻資料加以鑒定、整理，編成一套最新完整目錄，不但可更清楚反映臺灣大學所藏珍本東亞文獻之全貌及價值，更可提供研究者一便利工具，俾能按圖索驥，充分利用此等珍貴研究資源。

2002 年 11 月，臺灣大學爲執行由教育部專案資助之「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乃成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等四大計畫性研究中心，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爲其中唯一之人文學研究中心。[3] 本人忝爲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2] 有關臺灣大學之校史沿革詳參項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 (1928-2004) 》〈沿革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 年 6 月。

[3] 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於 2001 年 11 月開始執行，至 2005 年 10 月底結束，此期間共出版專書六十餘種，成果豐碩。自 2006 年 9 月起，原計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員之一，基於上述之理念，且在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傑教授之大力支持下，遂於2003年起，開始執行「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編纂暨研究計畫」，進行《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之編纂，而「日本漢籍篇」乃此一系列目錄之一。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編》（以下簡稱「本目錄」）之編輯過程中，特別商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住吉朋彥先生來臺主任其事。住吉先生文獻學知識堅實，版本鑒定經驗豐富，曾先後二次來校，歷數閱月而稿成。稿成之後，本人又親自覆核館中原書一過，與住吉先生多所討論商定。今本目錄所收雖未克完備，然迫於時日，仍將付梓，以反映此階段之工作成果。

（二）編輯理念

身處於二十一世紀之初，欲編輯一部以「東亞」爲整體視野之文獻目錄，應有其異於以往之理念，然有時亦需兼顧過去之傳統。本目錄之編輯，在此方面面臨許多挑戰與困境。

首先，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整理架構中，特別將「日本漢籍篇」獨立成册，與「中國古籍篇」、「日文篇」、「韓國、琉球研究資料篇」、「臺灣研究資料篇」等並列，應有其意義。以往，在中國及日本，對於和刻本漢籍之著錄，呈現一些難以適從之現象。王寶平先生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之〈和刻本漢籍初探（代序）〉中曾言：

> 和刻本漢籍的現狀大致如此：日本著眼於內容，將其視爲中國書籍；中國則以出版地爲界，認爲它是日本書籍。和刻本漢籍變成了無人認領的孤兒。確實，和刻本漢籍是一種非鹿非馬的「怪胎」，說它似中國漢籍，卻帶有中國原典所沒有的日本訓讀符號，其版式特徵亦更具有日本特色；說它像日本書籍，但內容多係傳統漢學，撰者亦以中國人居多，事情就是這

團隊乃轉型爲「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繼續努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麼複雜。長澤氏[4]將清朝客居日本的中國人自行刊刻之書，如《古逸叢書》之類視爲「清刻本」，不列入和刻本漢籍之屬；但另一方面，許多「五山版」係中國渡日刻工覆刻宋元版而成，更具中國版刻特徵，而長澤氏及日本學界都將其視爲和刻本。和刻本所具有的二重性，有時往往令人難於適從。[5]

王先生此文，即點出了和刻本漢籍在歸屬或著錄上之窘境。直到今日，學者對這方面問題之見解，仍未完全一致。[6]

今若從圖書傳播史之角度來思考此一問題，或可突破以往之困境。中國古籍在流傳至國外之後，往往產生極爲複雜之變化與影響。以傳入日本爲例，其有種種現象：或中國古籍抄本，傳入日本後，再度被傳抄；或中國古籍抄本，傳入日本後，被版刻、活字排版或攝影出版；或中國古籍刻本、活字本傳入日本後，被依原樣覆刊，未改變版式；或中國古籍刻本、活字本傳入日本後，被翻刻，然已改變版式；或中國古籍刻本、活字本傳入日本後，被傳抄，然或改變版式，或未改變版式；或中國古籍（包含抄本、刻本、活字本）傳入日本後，被施以訓點或評析，且加以版刻或抄寫；或中國古籍（包含抄本、刻本、活字本）傳入日本後，被重新編輯或校刊，且加以版刻或抄寫；或中國古籍（包含抄本、刻本、活字本）傳入日本後，被註解或翻譯，而加以版刻或抄寫；或中國古籍（包含抄本、刻本、活字本）傳入日本後，日人閱之，據以撰述而成專著。[7]由以上所述之現象，已可知其狀況之多變複雜。考察這些現

---

[4] 此處所稱「長澤氏」，乃指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1902-1980），王寶平先生前文曾提及長澤規矩也所編《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汲古書院，1978 年）一書。

[5] 見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和刻本漢籍初探（代序）〉，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 年 2 月，頁 26-27。

[6] 相關之討論，參考王勇〈「和刻本」與「華刻本」〉，收入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高橋智、高山節也、山本仁撰：〈漢籍目錄編纂における準漢籍の扱いについて〉，《汲古》第 46 號，東京：汲古書院，2004 年 12 月。

[7] 以上所述各種情況，本宜各舉一實例以資說明，因篇幅所限，茲從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象，可以瞭解中國古代典籍傳入日本之後，日本人對其書接受、對應之情形以及在日本產生之影響，此對於瞭解中、日間文化交流及各自文化之主體性，有極大之助益。基於此種角度言之，在編輯有關東亞研究文獻目錄時，將此類經由中國古代典籍傳入日本後，日人所傳刻、傳抄及衍生出之各類漢籍獨立區分爲一類，對研究東亞文明而言，應有其深刻之意義。

臺灣大學曾於1968年編印《國立臺灣大學善本書目》，[8]1971年編印《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9]1978年編印《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補編、索引》。[10]在此三部書目中，都著錄部分和刻本漢籍。此外，部分和刻本漢籍則散見於圖書館所藏之「桃木文庫」、「兪大維文庫」、「楊文萍文庫」中，並未編成獨立目錄。2001年，業師潘美月教授與當時臺大圖書館特藏組夏麗月主任曾合力編製一份《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初稿》，並於同年4月18-19日「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共同發表〈臺灣大學圖書館和刻本漢籍的收藏與整理〉一文，而將《書目初稿》附錄其末。在此文中，潘教授與夏主任云：

> 目前，我們已經從《國立臺灣大學善本書目》、《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及《國立臺灣大學所藏「桃木文庫」目錄》三種書本目錄中挑出和刻本漢籍，編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初稿》，以爲日後整理本校館藏和刻本漢籍之依據。[11]

潘教授與夏主任所編《書目初稿》雖僅據善本書目、普通本線裝書目、桃木文

---

[8] 見國立臺灣大學編印：《國立臺灣大學善本書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68年。

[9] 見國立臺灣大學編印：《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71年。

[10] 見國立臺灣大學編印：《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補編、索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78年。

[11] 見潘美月、夏麗月合撰：〈臺灣大學圖書館和刻本漢籍的收藏與整理〉，第2頁，臺北：「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漢學研究中心、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合辦，2001年4月18-19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庫目錄等三種書目中選取編成，然已極具規模，共收和刻本漢籍四百餘部，其篳路藍褸之功，令人感佩。2005 年2 月，開始進行《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之編輯時，便以上述《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初稿》爲基礎，再擴及原未收錄之日本善本書區、《兪大維文庫》、毛子水教授贈書等藏書中之日本漢籍，以及整理過程中新發現之日本漢籍等，經編輯完成，共收珍本日本漢籍七百三十部。本目錄所謂「珍本」者，乃以學術價值及館藏之特殊性爲選擇標準，而非完全以時代之早晚爲斷限。

本目錄編輯過程中，所有收錄之日本漢籍，皆核對原書，重新鑒定其版本，並依新訂之體例著錄。

在版本鑒定方面，主要改正部分誤後印本爲早期刊本者。[12] 此外對於抄本或稿本之認定，[13] 抄寫者之判斷，[14] 舊藏者之標示[15] 等，編輯者亦多所著力，與舊目間有差異。

在體例方面，本目錄全書分爲「漢籍、準漢籍」與「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二部分，另以「日治時期臺灣及朝鮮書」作爲附錄。[16] 本目錄不採用「和刻本漢籍」之稱，而稱爲「日本漢籍」者，因「和刻本漢籍」之稱雖淵源有自，廣被使用，然其所指涉之書籍中每包含有和抄本漢籍，以致有名、實未符之嫌，故本目錄採用「日本漢籍編」之名，以與「中國古籍篇」相對，是否適當，尚祈方家賜教。

---

12 如經部・易類著錄《周易傳義》二十四卷，十三册，松永寸雲標注本，舊目以爲享保九年 (1724) 京都今村八兵衛刊本，今據書末發行之書肆考之，知爲享保九年以後之後印本。

13 如經部・易類「《易學啓蒙圖考》一卷，附錄《啓蒙說》一卷」，舊目標爲「日本天保四年 (1833) 稿本」，今則易爲「江戶後期寫」。

14 如集部・詞曲小說類《梁任公三種》（《劫灰夢傳奇》一齣、《新羅馬傳奇》七齣、《俠情記傳奇》一齣），舊目標「日本抄本」，今則定爲「敕使河原明鐵」寫本。

15 本目錄對於各書之舊藏者，若有足以作爲判斷之依據者，皆加以標示。

16 日治時期在臺灣及朝鮮所刊刻或抄寫之漢籍，因情況較爲特殊，故列爲附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目錄各書之著錄方式，大體依據長澤規矩也（ 1902-1980 ）《和刻本漢籍目錄》[17] 及《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補正》[18] 二書之體例而有所修正。此體例與同系列之《中國古籍篇》間頗有差異，讀者閱覽或略有不便，然編輯日本漢籍目錄而採用日人方式，蓋亦符合「入境隨俗」之義也。[19] 唯目錄中所採用辭彙，多以中文表述，如用「影照本」而不用「寫眞帖」，用「模刻」而不用「摸刻」，用「注說載入本」而不用「注說書入本」，此則考慮中文讀者之閱讀習慣，故略作調整。

二、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來源

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大部分來自接收前臺北帝國大學藏書，臺灣光復後亦續有購入及接受捐贈。茲分先後二期，略述其來源如下：

（一）臺北帝國大學時期

1. 桃木文庫

臺北帝國大學於日本昭和三年（ 1928 ）三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同年四月三十日舉行第一屆新生入學宣誓儀式，五月五日開始上課。[20] 桃木文庫之圖書於昭和四年（ 1929 ）購入，可謂臺北帝大早期收藏圖書之一。桃木文庫爲日本神戶桃木武平氏桃木書院之舊藏圖書。臺北帝國大學透過神戶書肆白雲堂購入，於昭和四年（ 1929 ）三月三十一日入藏。當時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館長田中長三郎（ 1885-1976 ）乃出身於神戶，據此可推桃木文庫之購入與田中館

17 見長澤規矩也著：《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東京：汲古書院， 1977 年 7 月二版。

18 見長澤規矩也著：《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補正》，東京：汲古書院， 1980 年 1 月。

19 唯在日本所出版之漢籍目錄，其體例亦不一致，相關問題猶待進一步探索。

20 同註 2 ，頁 8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長當有密切關係。[21] 購入之時，臺北帝大圖書館之紀錄如下：

> 桃木文庫，540 部，4879 冊，搜集本邦之古典籍，其中多古寫本、古版本，尤多《日本書記》之寫本、異版之珍本。此為桃木武平翁之舊藏，曾寄存保管於京都帝國大學中。[22]

桃木文庫購入時，共有540 部，4879 冊，目前則存4859 冊，收藏於總圖書館五樓特藏組中。桃木文庫大部分爲日本古典籍，僅有少數漢籍。在日本古典籍中，最珍貴者爲《日本書紀》之五種古抄本，尤以圓滿寫本蓋爲世界孤本。[23]

本目錄所收日本漢籍，來自桃木文庫者共51 種，其中以子部釋家類之著作最多，最值得注目。例如「《翻譯名義集》七卷，附《蘇州景德寺普潤大師行業記》一卷」，共七冊，宋釋法雲編，寬永五年（ 1628 ，明毅宗崇禎元年）覆江戶初古活字刊本。此書刊刻時代較早，頗可珍貴。此外，如經部書亦有可觀，如藤原惺窩點《五經》，[24] 寬永五年京都安田安昌刊本；「《詩經集註》十五卷」，宋朱熹撰，闕名點，江戶前期刊，六行本；此等圖書亦皆值得重視。

2.久保文庫

久保文庫爲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久保得二（ 1875-1934 ）氏之舊藏。久保得二，號天隨，以號行。又號默龍、青琴、兜城山人、虛白軒、秋碧吟廬主人等。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畢業，昭和二年(1927)

---

[21] 有關田中長三郎之生平及其與臺北帝大圖書館之關係，參見《田中長三郎教授著作目錄》中所附夏麗月〈田中文庫整編計畫簡介〉、蔡平里〈田中長三郎先生〉、〈田中長三郎教授年表〉等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1998 年 12 月。另參黃英哲：〈「帝國」的藏書——從田中長三郎到楊雲萍〉，收入《帝國夾縫中的臺灣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清華文教基金會主辦，臺北， 2005 年 3 月。

[22] 見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檔案紀錄，原文爲日文，中文譯文爲筆者所譯。

[23] 有關桃木文庫之介紹，參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網頁〈特藏資源・日文善本書與線裝書・桃木文庫〉。

[24] 包含《周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等五經，寬永五年(1628) 京都安田安昌覆近世初古活字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獲頒同校文學博士學位。[25] 久保氏於昭和四年（1929）四月攜眷抵臺，任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首任主任教授，同月到任者有助教授神田喜一郎（1897-1984）。久保天隨於昭和九年（1934）六月在臺北寓所病逝，逝世後其藏書由臺北帝國大學向其家屬購入，主其事者即爲神田喜一郎助教授。[26] 當時共購入圖書894部，7427冊，於昭和九年(1934)十月三十一日入藏。臺灣光復後，此批圖書由臺灣大學接收，今藏於總圖書館五樓特藏組。久保文庫原以「文庫」形式集中收藏，今則已依內容性質散入各相關部類，分藏於特藏組中文善本書區及普通本線裝書區中。臺灣大學今尚存原臺北帝大時期所遺留之《久保文庫目錄》稿本一部，此目錄係按「文庫番號」順序登錄，而非正式之分類圖書目錄。[27]

久保天隨涉獵廣泛，著作甚豐，[28] 工漢詩，著有《秋碧吟廬詩鈔》（甲、乙、丙、丁、戊籤）十八卷、[29]《讚州游草》、[30]《關西游草》、[31]《續關西

[25] 有關久保天隨之生平，參見久保舜一撰〈久保天隨〉及《明治文學全集》編輯部撰〈久保天隨年譜〉，收入《明治文學全集》第41卷，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3月。另參張寶三撰：〈久保得二先生傳〉，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7月。

[26] 參見張寶三撰：〈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6月，頁344。

[27] 此稿本目錄封面題「久保文庫目錄」，以直行公文紙書寫，上有「臺北帝國大學」字樣，可知爲臺北帝國大學時期遺留之物。此稿本目錄分「文庫番號」、「著者及書名」、「刊年」、「卷數」、「册數」、「備考」等五個欄位記載。目錄第一號爲《覆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第二號爲「張簡菴《醉高歌傳奇》」，以下茲從略不詳述。

[28] 有關久保天隨之著作，詳參周延燕撰：〈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著作研究〉，《國際漢學論叢》第三輯，臺北：樂學書局，2006年9月。

[29]《秋碧吟廬詩鈔》〈甲籤〉三卷，東京：聲教社，1917年8月出版；〈乙籤〉三卷，東京：隨鷗吟社，1912年7月出版；〈丙籤〉三卷，東京市外巢鴨町，1926年6月自版；〈丁籤〉三卷，東京市外巢鴨町，1927年7月自版；〈戊籤〉六卷，東京市豐島區，久保舜一，1938　年8月出版。

[30]《讚州游草》，讚岐，1920年自版。

[31]《關西游草》，備後，1922年自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游草》、[32]《槿域游草》、[33]《遼瀋游草》、[34]《閩中游草》、[35]《澎湖游草》、[36]《琉球游草》[37]等漢詩集。又精研中國戲曲，著有《支那戲曲研究》、[38]《大支那大系・文學・演劇篇（下卷）》[39]等書。久保文庫中經、史、子、集四部皆見收藏，其中以中國古典文學典籍爲最大宗，尤多戲曲善本。例如清乾隆年間排悶齋刊本《溫柔鄉》、《解金貂》兩種，皆屬罕見秘籍。[40]

本目錄共收藏久保文庫中有關日本漢籍151種，約爲總數五分之一。久保氏所藏日本漢籍，除自購者外，有部分來自師友之餽贈。從其藏書中所鈐藏書印及久保氏自撰《虛白軒所藏書目》[41]中之注記，可考知久保文庫中部分日本漢籍之來源。[42]

3.其他來源

臺北帝國大學時期入藏之日本漢籍，除上述桃木、久保兩文庫之來源外，

---

32 《續關西游草》，東京市外巢鴨町， 1924 年 5 月自版。

33 《槿域游草》，京城：朝鮮總督府， 1923 年 11 月出版。

34 《遼瀋游草》，大連：滿鐵鐵道部旅客課， 1925 年 8 月出版。

35 《閩中游草》， 1931 年出版（出版地不詳）。

36 《澎湖游草》， 1933 年出版（出版地不詳）。

37 《琉球游草》，東京市豐島區， 1933 年 9 月自版。

38 《支那戲曲研究》，東京：弘道館， 1928 年 9 月出版。

39 《大支那大系・文學・演劇篇（下卷）》，東京：萬里閣書局， 1930 年 8 月出版。

40 有關《溫柔鄉》、《解金貂》二書之內容與價值，參看臺靜農撰〈記孤本《解金貂》與《溫柔鄉》兩傳奇的內容及結構〉《大陸雜誌》第 1 卷第 4 、 5 期， 1950 年 9 月；又收入《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9 年。

41 《虛白軒所藏書目》爲久保天隨自編自筆藏書目錄，今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特別資料室。

42 如久保文庫中有明徐師曾編「《文體明辨》六十一卷，首一卷，目六卷，附錄十四卷，目二卷」，卷首鈐有「窠莊館森川氏藏書記」朱長方印，知此書曾爲森川竹蹊所收藏。又如久保文庫中有楠木碩水著，岡彪邨編「《碩水先生遺書》十二卷」，在久保天隨自筆《虛白軒所藏書目》「《碩水先生遺書》」條下註云：「岡彪村贈」，據此知久保文庫中此書乃編者岡彪邨所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他多數當即圖書館爲教師之教學及研究所需而購入者。然其中亦有部分可由書上所鈐藏書印而考得其來源。例如史部・別史類「《昆蟲草木略》二卷」一書，[43] 書首鈐有「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圖書之印」朱方印記，知爲原臺灣高等農林學校舊藏。子部・類書類《太平御覽》一書，[44] 書首有「醫學校圖書印」朱方印，並有「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乙種門／雜書類／第一號一五三冊ノ內」圖書分類標籤，可知爲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舊藏。子部・釋家類《佩文韻府》一書，[45] 鈐有「臺灣總督府商業學校圖書之印」朱圓印記，知此書原爲臺灣總督府商業學校舊藏。昭和三年（1928）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此三學校陸續被併入，故三校之圖書乃歸臺北帝大，此三書尚留下歷史痕跡。[46] 又如子部・儒家類《大學衍義補》一書，[47] 每卷卷首鈐有「臺灣總督府圖書」、「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圖書印」二朱方印，知係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舊藏圖書，不知何故歸於臺北帝大。

此外，久保天隨除歿後圖書入藏臺北帝大外，生前亦曾寄贈自撰之著作給臺北帝大圖書館。如本目錄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文學類著錄久保天隨著《琉球游草》一卷，書首有「久保教授寄贈」字樣。[48] 此書於昭和八年（1933）九月出版，且未見於前述《久保文庫目錄》中，知爲久保天隨生前所捐贈。[49]

---

43 此書爲《通志》抄本，宋鄭樵撰，小野蘭山編。

44 此書原一千卷，臺灣大學藏本存卷六百六十一至六百六十七，宋・李昉編，安政二年 (1855) 至文久元年 (1861) 翻金澤文庫舊藏宋慶元五年 (1199) 跋刊本。

45 此書爲清・張玉書等奉敕編，明治四十一年 (1908) 東京：弘文館縮印本。

46 參見《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 (1928-2004)》〈附錄伍：大事記〉，同註 2 。

47 此書爲明・丘濬撰，陳仁錫評，福井敬齋（軌）校，寬政四年 (1792) 序刊，後印本。

48 其中「久保教授」四字手寫，「寄贈」二字乃蓋章而成。

49 另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文學類著錄《迴瀾集》第三編及第五編，第三編中收有久保天隨作品二篇，於昭和四年 (1929) 出刊，第五編收有久保天隨作品一篇，昭和六年 (1931) 十二月出刊。此二書書首亦皆有「久保教授寄贈」字樣，且皆於昭和九年 (1934) 一月十日入藏圖書館，可知亦爲久保天隨生前所捐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臺灣大學時期

1. 俞大維贈書

俞大維（1897-1993），浙江紹興人，爲曾國藩之外曾孫。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赴德國柏林大學習軍事。曾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總統府資政等。[50] 俞氏一生喜讀書，藏書豐富。1961 年，透過老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毛子水教授，捐贈中、外圖書二千八百餘冊給臺灣大學，分置於總圖書館及各相關學系圖書館。此後陸續捐贈，至1977 年，共捐贈七千餘冊。臺灣大學爲感念其厚意，於1977 年將其所贈圖書集中置於「研究圖書館」，[51] 成立「俞大維文庫」。1993 年俞氏逝世後，家屬依其遺囑，將家中所藏圖書除軍事類外，全數贈與臺灣大學圖書館。總計俞氏所捐圖書，總數共八千餘冊，涵蓋範圍極廣，尤多西文數學、物理、哲學及文學名著。其中中文古籍有八十八部，五百餘冊，今已併入圖書館五樓特藏組線裝書庫中。[52] 本目錄共收俞氏所贈日本漢籍十四部，其中經部・四書類「《論語》十卷，附錄一卷」[53] 一書，爲瀧川龜太郎（資言，1865-1946）舊藏本，頗可珍貴。俞氏所捐十四部日本漢籍，皆鈐有藏書印，[54] 偶有識語，可據以考察其來源。如集部・別集類「《陸放翁詩醇》六卷」一書，[55] 書首有俞氏之識語云：

---

[50] 有關俞大維之生平，詳參李元平著：《俞大維傳》，臺中市：臺灣日報社，1992 年 1 月；俞大維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國士風範智者行誼：俞大維先生紀念專輯》，臺北：俞大維紀念專輯編委會，2003 年 7 月。

[51] 臺灣大學「研究圖書館」成立於 1968 年 10 月，乃一「參考圖書館」，所藏除參考工具書、雜誌、報紙及一般圖書外，善本書及特種文庫亦存放其中。1998 年，新圖書館落成，大部分圖書移入總館，原址成爲圖書資訊學系系館。

[52] 以上有關俞大維文庫入藏臺灣大學之始末，參考潘美月、夏麗月合撰：〈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古籍的整理〉，《國家圖書館館刊》85 年第 2 期，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 年 12 月，頁 7 。

[53] 此書爲何晏集解本，天文二年 (1533) 跋刊，大正五年 (1916) 南宗寺影印本。

[54] 俞氏之藏書印有「俞大維」朱長方印、「山陰俞氏」、「大維之印」朱方印等。

[55] 近藤南州（元粹）編，近藤元精校，明治四十二年 (1909) 青木恒三郎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丁酉冬，由台北飛美，過東京，購日刻陸放翁詩集，贈新午姊。大維。[56]

丁酉年爲1957年，知此書乃1957年兪氏赴美國過境東京時，在東京書肆所購。

2.毛子水贈書

毛子水（1893-1988），名準，字子水，以字行，浙江省江山縣人，北京大學數學門畢業，後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返國後歷任北京大學史學系、西南聯大史學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等校教授，並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毛氏學貫中西，除鑽研數學外，國學知識深厚，與傅斯年、羅家倫、兪大維、吳大猷等爲摯友。著有《師友記》、[57]《毛子水文存》、[58]《理想與現實》、[59]《荀子訓解補正》、[60]《論語今註今譯》、[61]《毛子水全集》[62]等書。毛氏學問淵博，喜好藏書，1988年以九十六高齡逝世。[63]逝世後，家屬依毛氏生前囑咐，將其藏書捐贈臺灣大學圖書館，其中古籍約有三百冊，今存圖書館五樓特藏組。[64]本目錄共收錄毛氏所贈日本漢籍四部，其中「《禮記正義》」、[65]《莊子》[66]二書，皆爲日本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本，雖非古籍原刊本，然

---

56 見同註55，《陸放翁詩醇》書首。

57 《師友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58 《毛子水文存》，臺北：文星書店，1963年。

59 《理想與現實》，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

60 《荀子訓解補正》，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

61 《論語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62 《毛子水全集》，臺北：自版，1994年。

63 有關毛子水之生平，參見宋淑萍撰：〈毛子水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同註25第194-201頁；〈毛子水先生行事著述簡表〉，《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4月。

64 有關毛子水贈書數量，參潘美月、夏麗月合撰：〈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古籍的整理〉，同註52，第7頁。

65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昭和五年(1930)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身延文庫藏宋刊本。

66 晉・郭象注本，昭和五年(1930)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高山寺藏平安末寫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爲影身延文庫藏宋刊單疏本，一爲影高山寺藏平安末期寫本，於學術研究上，亦頗具參考價值。

3.其他來源

除上述兪大維、毛子水二氏之贈書外，臺灣大學時期日本漢籍之入藏來源尚有部分可考，如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文學類中有「《秋碧吟廬詩鈔（戊籤）》六卷」、[67]「《西游詩草》一卷、《續西游詩草》一卷、附錄一卷」[68]此二部爲已故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吳守禮（1909-2005）教授生前所捐贈，於1965年10月20日入藏臺大圖書館。又如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總記類中有「《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四卷，附一卷」，[69]此書卷首鈐有「烏程蔣氏／書籍之記」二行紅字，書末有圖書館註記稱其來源爲「蔣孝瑀贈」，入館登記日期爲「90.8.30」，據此可知爲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蔣孝瑀教授所贈。此外，偶亦見臺大圖書館購入日本漢籍之記錄。如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語學類中有「《磨光韻鏡》二卷」一書，[70]乃於2001年6月，透過紀伊國屋書店台北支店而購入，[71]即其例也。

總上所述，可知本目錄所收珍本日本漢籍七百餘部中，主要來自前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所收藏，其中又以久保文庫爲最重要來源。

三、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特色

正如前節所述，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多數接收自前臺北帝國大學，基於此種淵源及臺灣之特殊歷史背景，使臺灣大學所藏日本漢籍，具有其鮮明特色。茲分述如下：

---

67 同註29。

68 伊藤盤南（義彥）撰，昭和八年(1933)刊（自版）。

69 宮內省圖書寮編，昭和五年(1930)宮內省圖書寮刊。

70 釋文雄撰，天明七年(1787)大坂：柏原屋清右衛門刊本。

71 此據圖書館之入藏印記而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館藏數量及圖書內容豐富

本目錄收錄臺灣大學所藏珍本日本漢籍共七百餘部，因部分館藏圖書尚有待整理，未及錄入，故實際館藏日本漢籍數量當不止此數。此數量與日本境內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相比，雖不算大宗，然與臺灣及中國大陸各圖書館相較，則不亞於他館，[72] 堪稱豐富。又以內容觀之，所收遍及經、史、子、集四部及叢書，其中「漢籍、準漢籍」包括經部274 部，史部52 部，子部181 部，集部99 部，叢書7 部，另又有「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包括總記6 部，儒教5 部，神道1 部，佛教17 部，歷史28 部，政治、法制2 部，藝術1 部，語學7 部，文學44 部，附錄「日治時期臺灣及朝鮮書」5 部。由此可知，其所包含內容豐富，可提供研究者多方面之素材。

（二）不乏珍稀抄本

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並非以版本古老見長，其中於明亡 (1661) 之前刊、抄者僅25 部。[73] 於明亡至清乾隆六十年（ 1795 ）之間刊、抄者，僅95 部。[74] 二者合計爲120 部，佔本目錄所收總數之15 %，比例不可謂高。然臺大所藏日本漢籍中，屢見珍稀抄本，則值得令人注目。

在本目錄所著錄抄本中，如經部・小學類「《韻鏡》一卷，首一卷」，[75]

---

[72] 據王寶平〈和刻本漢籍初探（代序）〉所附「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分布一覽表」中顯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漢籍 679 部，遼寧圖書館 575 部，大連圖書館 408 部，上海圖書館以降則皆在四百部以下。由此可知臺灣大學所藏應不亞於大陸諸館。

[73] 例如經部・易類「《周易傳義》（ 首題《周易經傳》 ）二十四卷，序目一卷」，宋・程頤傳，朱熹本義，乃慶安元年 (1648) 京都八尾助左衛門覆寬永四年 (1627) 刊本。

[74] 如經部・詩經類「《詩經》二十卷，附《詩譜》一卷」，漢・毛亨傳，鄭玄箋，明・金蟠訂，井上蘭臺（通熙）校，乃延享四年 (1747) 江戶前川六左衛門等覆明崇禎金蟠刻本。

[75] 宋・張麟之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室町時代傳寫享祿元年（ 1528 ）跋刊本，其時代甚早，可足珍貴。另如經部・書類有「《易學啓蒙圖考》一卷，附錄《啓蒙說》一卷」，[76]《圖考》爲佐藤一齋撰，川田興補，《啓蒙說》爲川田興撰。此書爲江戶後期寫本，或即是出自川田興（河田迪齋）所寫。[77] 又如經部・四書類有「《孟子外書》四卷，《附錄》、《補遺》、《又補》一卷」，宋劉攽撰，日本豬飼彥博標注並補遺，中島好義又補。此書卷首鈐有「敬所先生遺書中島藏」朱方印，書末有中島好義〈孟子外書又補・後序〉，爲江戶後期寫本。以上數書抄本，皆珍稀可貴。

此外，最令人矚目者，爲久保文庫中原久保天隨所藏明治末期漢學家森槐南（ 1863-1911 ）、森川竹蹊（ 1869-1917 ）等人有關中國詞、曲、雜劇、傳奇等之手抄本。例如叢書類中有《白石道人四種》抄本，宋姜夔撰，[78] 全書之末有森川竹蹊之識語云：

> 白石道人集，無知之者，森槐南先輩珍藏既久矣，近日得暇，便借而手騰寫以爲寶，只《續書譜》一卷，令友人平田耕石寫之。嗚呼！百歲之後，繙此書者，可以知余心事矣。明治二十三年庚寅新正七日竹磎小史森川鍵手記。[79]

據此識語，可知此《白石道人四種》抄本，其中「《白石道人詩集》二卷，外集、附錄、補遺各一卷」、「《白石道人詩說》一卷」、「《白石道人歌曲集》四卷，別集一卷」等三書，乃森川竹蹊手抄本，另「《白石道人續書譜》一卷」則是平田耕石所抄。又集部・詞曲小說類有「《〔西堂〕樂府五種》」抄本一部，清尤侗撰。[80] 此書之封面題「尤西堂雜劇五種」，並有上村賣劍之

---

[76] 同註 13 。

[77] 目前因未能尋獲川田興之筆跡以資比對，故姑存疑，以俟後考。

[78] 明治二十三年 (1890) ，森川竹蹊等傳寫清同治十年 (1871) 序刊本。

[79] 同註 77 。

[80] 五種爲《讀離騷》一卷、《弔琵琶》一卷、《桃花源》一卷、《黑白衛》一卷、《李白登科記》一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籤云：「森槐南、湘秋夫人、森川竹磎寫，天隨施點補訂。」[81] 由此可知此尤侗所撰雜劇五種，乃森槐南等人所抄。又如集部・詞曲小說類有「《張公藝九世同居雜劇》一卷，《孟浩然踏雪尋梅雜劇》一卷，《趙匡義智符金錠雜劇》一卷」[82] 一部，此書之末有久保天隨之識語云：

> 息機子所編《古今雜劇》中，有元劇六種，其半爲《元人百種》、《古名家雜劇》所未收，傳本絶無。前藏於董氏誦芬室，今歸于北平圖書館，未經重刊。友人青木君迷陽，得其影照，予借抄以藏於家。曰：《踏雪尋梅》，馬致遠撰。其曲雖輕俊可喜，遂少典麗沈重之致。曰：《九世同居》，曰：《符金錠》，並失作者氏名，亦多冗辭，豈臧選故遺之歟？《元人百種》中，明初人作而可去者六種，其他臧選所未收者，京都大學覆刊三十種中有十七種，影印元明雜劇中有五種，更合西廂五劇，西游大劇及此三種，得一百三十本，元劇實盡于此矣。[83]

由久保氏此識語，知此三種元人雜劇，乃借抄自青本正兒，[84] 青木正兒則自北平圖書館所藏舊董康誦芬室藏本影照而來。久保氏識語中雖言「予借抄以藏於家」，然核其筆跡，蓋出於敕使河原明鐵之手。[85]

以上所述之諸書抄本，其出於名家之手，彌足珍貴，更可由此得知當年日本漢學家對罕見漢籍苦心搜求抄錄之情形。

---

81 同註 80 。

82 共一册，外題《元曲逸篇三種》。

83 同註 81 。

84 青木正兒 (1887-1964) 字君雅，號迷陽。曾任東北大學法文學部助教授，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著有《青木正兒全集》（東京：春秋社， 1969 年）。生平參見水谷眞成撰：〈青木正兒〉，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 1992 年 11 月。

85 久保文庫中另有抄本梁啓超所撰《梁任公三種》（「《劫灰夢傳奇》一齣、《新羅馬傳奇》一齣、《俠情記傳奇》一齣，據其書末久保天隨識語，知乃敕使河原明鐵所寫。今三種元人雜劇抄本，其筆跡與《梁任公三種》相同，知亦敕使河原明鐵所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多名家藏本

由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之藏書印，可以推知其書在入藏圖書館之前曾被何人所收藏。由本目錄所收各書藏書印顯示，其收藏者中頗不乏名家，亦構成一大特色。茲略舉數例以明之。

1. 足利衍述舊藏

足利衍述（1878-1930），號欽堂學人，明治十一年（1878）出生於愛媛縣東宇和郡，東京東洋大學漢學專修科畢業，專研日本儒教史，歷任東洋大學本科漢文教授、明治大學豫科漢文教授、日本大學日本漢學史講座等職。昭和五年（1930）逝世於東京。著有《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86]《日本漢學史》、《日本朱子學史》、《近世儒學年表》、《支那神話》等書。[87]

本目錄共著錄足利衍述舊藏圖書16部，其書所鈐之藏書印有「足利氏圖書印」、[88]「足利氏欽堂文庫藏書章」、[89]「足利藏書」[90]等朱方印。據《孝經纂釋》一書，既書前鈐有「足利氏欽堂文庫藏書章」，書末復題有「足利衍述藏書」[91]六字，知此書確爲足利衍述舊藏。有關足利氏之藏書以何種途徑入藏當時之臺北帝大，尚有待作進一步探索。

2. 富岡鐵齋舊藏

富岡鐵齋（1837-1924），原名猷輔，後更名道昺、道節、百鍊，字無倦，號裕軒、鐵史、鐵崖、鐵道人、鐵齋等。天保八年（1837）生於京都，大正十三年（1924）卒於同地。爲日本著名南派水墨畫家、書法家，所作書畫作品逾萬件，代表作品有《不盡山頂全圖》（1914）、《群仙高會圖》

---

86 《鐮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2年12月。

87 據《鐮倉室町時代之儒教》中之〈著者略歷〉所載，《日本漢文學史》以下四書皆尚未刊行。

88 如經部・春秋類《春秋左傳註解辨誤》一書中鈐有此印。

89 如經部・孝經類《孝經纂釋》一書中鈐有此印。

90 同註89。

91 見《孝經纂釋》書末。另此題識之下，復鈐有「足利衍述」朱紅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18）、《武陵桃園圖》（1891）、《赤壁圖》、《孫眞人山居圖》等。曾任帝國美術院會員。今日本寶塚市建有富岡鐵齋美術館。[92]

本目錄共收富岡鐵齋舊藏圖書二種，其一爲集部・別集類「《山谷詩集注抄》二十卷」，[93]書首鈐有「畫禪盦」朱紅印；另一部爲史部・編年類「《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首目一卷」，[94]其書首有「富岡秘弄」手跡，下鈐「富岡百鍊」朱方印，書末有「全百四十捌卷五函富岡鐵氏珍藏」手跡題識。二書皆可信爲富岡鐵齋舊藏。

3.神田香巖舊藏

神田香巖（1854-1918），名醇，號香巖，京都市人。神田家世代務商，爲京都著名之商家。神田香巖工漢詩且長於書畫鑑賞，嗜古物，喜收藏中、日古籍，曾任京都帝室博物館學藝委員，與中國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人皆嘗有交往。[95]神田香巖爲神田喜一郎之祖父，神田喜一郎自幼受到祖父之薰陶，對中國文學、歷史產生興趣，日後終於成爲著名之漢學家。

本目錄集部・楚辭類所收「《楚辭辯證》二卷」，宋朱熹撰，江戶後期寫本。此書卷首鈐有「神田家藏」朱長印及「香巖」朱方印，可確定爲神田香巖舊藏。神田喜一郎曾於昭和四年（1929）至二十年（1945）間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科，[96]此書之入藏臺北帝大，與神田喜一郎當有密切關係。

除以上所舉三家之外，本目錄所收諸書曾爲名家舊藏者，尚復不少，如岡了允、尾臺榕堂、安西雲煙、大槻盤溪、內野皎亭、桑原蕉陰、楠本碩水、瀧川君山諸家舊藏，皆足寶貴。至於前述久保文庫中森槐南、森川竹磎之手抄本

---

92 有關富岡鐵齋之生平，參見《世界名畫全集・續卷 1 ・富岡鐵齋》，東京：平凡社，1964 年 8 月；小高根太郎著：《富岡鐵齋》，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 年 10 月；《新潮日本美術文庫 25 ：富岡鐵齋》，東京：新潮社，1997 年 1 月等。

93 釋智翎撰，正保四年 (1647) 刊，寬文三年 (1663) 京都村上勘兵衛印本。

94 宋・司馬光奉敕撰，元・胡三省注，石川竹厓（之褧）等校，天保七年 (1836) 山形屋傳右衛門等刊本。

95 參同註 26 。

96 參同註 2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舊藏本，[97] 其值得重視，自不待言。

（四）藏有與臺灣關係密切之典籍

由於臺灣大學歷史背景特殊，故所藏日本漢籍中有與臺灣關係密切者，亦成爲館藏之一大特色。此類著作，就臺灣以外之圖書館而言，未必視爲珍本，然從臺灣之角度而言，此類典籍具有特殊之意義，故足珍貴。例如「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大學類」中著錄中村櫻溪（忠誠，1852-1921）著「《涉濤集》一卷，《續集》一卷，《三集》一卷」此三書由「臺灣台北石坊街一丁目二十二番戶平島辰太郎」所印刷。初集、《續集》、《三集》分別印行於明治三十六年（1903）九月、三十七年（1904）九月及四十一年（1908）七月。中村氏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由東京來臺，任教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前後凡九年。此三部文集記錄其在臺之見聞興感，可據以考察明治末期日本文士所見臺灣之風土人文，實可珍貴。中村氏在《涉濤三集・去臺自述》中云：

> 嗟夫！九年之久，習臺水土，安臺居處，識臺人士，愛臺山川，樂臺風物。又有文朋騷友，春秋嘉日，可與盍簪和倡。況女在臺而嫁，翁甥來往，有貳室之歡，相攸之娛，殆乎忘爲異鄉殊域矣。然一旦翛然棄去，欲無悽慘惋惜之情，可得哉？[98]

其離臺時，不捨之情，亦可見矣。

又如同類載有石川柳城所撰「《稗海楂程》一卷，《海上唱和集》一卷」，此二書亦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由臺北後凋軒出版。另本目錄同類亦著錄久保天隨所撰「《秋碧吟廬詩鈔（戊籤）》」，此書乃久保天隨逝世後，於昭和十三年（1938）由久保氏之家族在東京所刊行。此詩集多記錄久保天隨於昭和四年（1929）至九年（1934）間在臺灣之事跡及見聞，可據以考見久保氏旅臺時期之生活及詩文活動，同時亦可據以考察當年臺灣之各方面情況。

---

[97] 如集部・總集類《文體明辨》一書，明・徐師曾編，上鈐有「窠莊館森川氏藏書記」朱長方印，可知爲森川竹蹊舊藏。

[98] 見《涉濤三集》，臺灣臺北，1908 年 7 月，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本目錄〈附錄〉中著錄吳德功所撰「《戴案紀略》二卷」、「《施案紀略》一卷」、「《讓臺記》二卷」等三書之手抄本，皆爲昭和十一年（1936）十二月抄錄彰化市北門吳上花氏所藏吳德功手稿本，抄錄者不詳。[99] 此三書，《戴案紀略》敘述清咸豐十一年（1861）戴潮春（萬生）作亂事。《施案紀略》敘述光緒十四年（1888）彰化縣施九緞作亂事。另《讓臺記》則敘述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島內官、民抵抗日本接收之過程。此三書皆涉及臺灣史事，雖前二書寫於光緒年間臺灣未割讓日本之前，然此二抄本俱抄於昭和十一年（1936）日治時期，且此手稿本，《戴案紀略》有日人中村櫻溪（忠誠）之序，《讓臺記》有日人館森鴻之序，故本目錄亦將其收入〈附錄〉之中。

四、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之學術價值

有關中國大陸及臺灣所藏和刻本漢籍之價值，劉兆祐〈論中國古籍日本刊本之價值〉，[100] 張惠寶、李國慶〈中國圖書館所藏和刻本漢籍及其文獻價值〉，[101] 趙飛鵬〈傳播與回流——「和刻本」漢籍的淵源與價值〉[102] 等文，均已嘗論及。今特就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之內容，略論其學術價值。

（一）可作爲版本學研究之素材

由於過去中國學者對日本漢籍之瞭解不夠充分，每易衍生誤解，王寶平先

[99] 此三書，《戴案紀略》、《施案紀略》曾被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十七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6 月。《讓臺記》亦曾收入該叢刊第 57 輯，1959 年 10 月。另三書亦收入《吳德功全集》，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92 年 5 月。

[100] 刊於《中國書目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臺北：1994 年 3 月出版。

[101] 刊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9 年 2 期，天津：天津圖書館，1999 年 3 月。

[102] 發表於「臺灣日本韓國東亞文獻資源與研究主題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2004 年 5 月 15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在〈和刻本漢籍初探（代序）〉中曾舉出一些實例，王文云：

> 清代黃丕烈喜獲日本正平本《論語集解》，卻不知「正平」爲何國年號；[103]鮑廷博跋太宰純《古文孝經孔氏傳》將享保十七年（1732）的刊年換算成康熙十一年（1672），整整誤差60年；李慈銘「見日本所刻書，行字之旁，皆有鉤勒，或小注數目字」，不解其義，問日人岡鹿門，始恍然大悟；[104]傅雲龍編《篋喜廬叢書》，將江户時代贋品《文選》和《陶淵明・歸去來辭》誤爲平安初期刻本，如此等等。這是前人對日本歷史和日本出版史缺乏了解所引起的。[105]

諸如王文中所提及之例，民國以後，由於中、日雙方文化交流日漸頻繁，互相瞭解日深，已較少見類似之誤解。

然時至今日，學者對日本漢籍之研究，仍有許多待克服之困難，若能具備更多相關知識，則對日本漢籍之認識必能更加準確。例如臺灣大學藏有明陳子龍所撰《毛詩蒙引》一部，1968年所出版之《國立臺灣大學善本書目》著錄此書云：

> 毛詩蒙引二十卷十冊　明陳子龍撰　日本寬文十二年（康熙十一年）刊本[106]

此書，臺北國家圖書館亦藏有一部，亦著錄爲「日本寬文十二年刊本」。[107]考查二館所藏，當爲同一版本，然俱以爲寬文十二年刊本，則皆有誤也。

此書之卷末載云：「寬文十二年，仲春吉辰，村上平樂寺。」前引二目，蓋即據此斷爲寬文十二年刊本。然此書之末，載有發行之十一家書肆地址、名稱及主人云：

---

[103] 此處原注：「詳見嚴紹璗《漢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第14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104] 原注：「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第1033頁，中華書局，1963年3月。」

[105] 同註5，頁26。

[106] 同註8，頁3。

[107] 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年12月增訂二版，頁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京都寺町通佛光寺	河内屋藤四郎
江戶日本橋通堂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貳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貳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同　四日市	山城屋政　吉
同　本石町十軒店	英　大　助
同　下谷御成道	英　文　藏
同　大傳馬町貳丁目	丁子屋平兵衛
同　藝神明前	岡田屋嘉　七
大阪心齋橋通本町角	河内屋藤兵衛
大阪心齋橋筋博勞町角	河内屋茂兵衛

今以諸書肆主人之活動年代驗之，知此書雖是寬文十二年村上平樂寺刊版，然實是後印本也。以江戶日本橋通堂丁目之「須原屋茂兵衛」考之，本目錄經部・四書類有《松陽講義》一部，[108] 爲須原屋茂兵衛等書肆於文政十一年（1828）所刊。又史部・編年類有「《尺木堂綱鑑易知錄》九十二卷，首目一卷」，[109] 爲須原屋茂兵衛等書肆於嘉永二年（1849）所刊。又經部四書類著錄《四書大全》一部，[110] 乃須原屋茂兵衛等書肆於嘉永七年（1854）所刊。此三書之刊刻年代距寬文十二年（1672）近二百年，知須原屋茂兵衛時代所發行者係後印本也。另再以「大阪心齋橋筋博勞町角」之「河內屋茂兵衛」考之，本目錄子部・雜家類著錄「《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111] 乃河內屋茂兵衛等書肆於文政八年 (1825) 所刊。又集部・別集類著錄「《壯悔堂文集》十卷，遺稿一卷》」，[112] 乃河內屋茂兵衛等書肆於萬延二年

[108] 清・陸隴其撰，侯銓等編，筱崎小竹（弼）點。
[109] 清・吳乘權（楚材）等編，筱崎竹蔭（概）點。
[110] 明・胡廣等奉敕編，清・汪份輯，馮曷等校，吉村秋陽（晉）點。
[111] 宋・王令編，清・程宗等校，岡崎鵠亭（元軌點）。
[112] 清・侯方域撰，賈開宗等評，侯訒等校，內村鱸香（篤棐）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61）所刊，此二書之刊刻距寬文十二年（1672）亦遠，亦可證其參與印行之《毛詩蒙引》乃後印本。

由以上所舉《毛詩蒙引》一例，可知若斷定日本漢籍之版本，不可單以書末所載之刊刻年月爲據，尚須考察發行書肆之時代，方能避免誤後印本爲早期刊本也。[113]

由於日本漢籍性質特殊，以往中國學者在研究版本學時，較少針對日本漢籍加以深入討論。未來宜將日本漢籍納入版本學研究範疇中，以期對日本漢籍之版本有更正確之認識。本目錄所收諸書，正可作爲研究之素材。

（二）可作爲各類學術研究之資料

日本漢籍不僅可作爲版本學研究之素材，亦可作爲各類學術研究之參考資料。以下試分別舉例言之。

1.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中，有頗多大正、昭和時期在日本影印或攝影出版之珍貴漢籍、準漢籍，這些書籍雖非原本，然可提供研究者參考之方便。例如昭和四年（1929）大阪每日新聞社據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宋本影印之單疏本《尚書正義》，昭和十一年（1936）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據內藤湖南（1866-1934）所藏宋刊本影印之單疏本《毛詩正義》，昭和五年（1930）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身延文庫所藏宋刊單疏本《禮記正義》，昭和六年(1931)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宮內省所藏文化十二（1815）、十三（1816）年寫本單疏「《春秋正義》三十六卷」，此數種單疏本之影印，使學者對單疏本有較具體之瞭解，在經學研究上有極高之參考價值。又如經部・詩類藏有攝影版之四種《毛詩》古寫本，[114] 此四種古寫本之攝影版，可提供作爲今本《毛詩》校勘及對日本《詩經》學研究之珍貴材料。再者，叢書類收藏有大正十一年（1922）至昭和十一年（1936）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所出版之《京都帝國大

[113] 在著錄日本漢籍之版本時，誤後印本爲早期刊本之情形屢見，參前註 12 。

[114] 一爲影永正九至十年 (1512-1513) 清原宣賢寫本，一爲影足利學校藏室町末寫本，一爲影龍谷大學藏室町末寫本，一爲影京都大學藏近世初寫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一至十集。此十集之中，包含《毛詩唐風》殘卷、[115]《毛詩秦風正義》殘卷、[116]《翰苑》、[117]《王勃集》、[118]《講周易疏論家義記》、[119]《經典釋文》殘卷、[120]《文選集注》[121]等書之影印本，對研究古代經部、集部之學，極具價值。尤其《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殘卷，在中國本土已亡佚未見，其書對研究六朝義疏之學具有極高之參考價值，彌足珍貴。此外，子部・類書類有昭和二年（1927）、三年（1928）東京育德財團影印前田氏尊經閣藏宋刊本《重廣會史》一百卷。[123]此書主要取十七史之材料，分類排纂，[124]共五百五十餘題，取材之趣，倣《册府元龜》。此書蓋成書於北宋末，[125]《宋史・藝文志》嘗著錄，[126]然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國史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皆未見著錄，可知中土已久佚。此書所引正史本文，可作爲校勘今本十七史之珍貴材料。

2.臺灣大學所藏珍稀抄本、刻本日本漢籍，在研究各類學術上，亦有其重

---

115 此爲舊抄本《毛詩・國風》〈蟋蟀〉至〈鴇羽〉，凡 113 行。其中除《毛詩》經文外，亦含《序》、毛《傳》及鄭《箋》，參該殘卷影印本狩野直喜〈跋〉。

116 〈小戎〉、〈蒹葭〉凡六十七行。參影印本卷末羅振玉跋。

117 唐・張楚金編，雍公叡注。影印本僅存原書卷第三十。

118 唐・王勃著，存原書卷二十九、三十。

119 存〈釋乾〉、〈釋噬嗑〉、〈釋賁〉、〈釋咸〉、〈釋恒〉、〈釋遯〉、〈釋睽〉、〈釋蹇〉、〈釋解〉，凡九卦，作者不詳。

120 唐・陸德明撰，存原書卷十四，影印本書末附狩野直喜校記。

121 編者不詳。臺灣大學所藏影印本此書頗有缺逸。

122 唐以前之六朝義疏，今多已亡佚，存而完帙者，僅皇侃《論語義疏》而已。另有部分殘卷存世，如梁鄭灼《禮記子本疏義》、隋劉炫《孝經述議》及此處所述《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數種而已，由此可知其珍貴性。

123 此書作者已不可知。

124 其中偶而亦錄及《老子》、《莊子》、《荀子》等子部書及《左傳》之文，然數量極少，僅數條而已。

125 參見東京育德財團影印本所附《景宋本重廣會史解題》。

126 《宋史・藝文志》著錄「《重廣會史》一百卷」，未載作者姓名。見元・托托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影印點校本，1980 年 1 月，頁 52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價值。如前述明陳子龍所撰《毛詩蒙引》一書，仿明代徐儆弦之《毛詩翼說》體例，而參以徐光啓之《毛詩六帖》，[127] 引用諸家詩說及所列〈援引書目〉甚豐，其中頗有今已亡佚不傳者，劉兆祐〈論中國古籍日本刊本之價值〉一文嘗論及此書之價值，[128] 茲不再贅述。此外，如集部、詩文評類有明高琦、吳守素所編「《文章一貫》二卷」，此書在臺灣地區僅臺灣大學收藏，大陸則遼寧圖書館藏有一部。

另在抄本方面經部・四書類有抄本「《孟子外書》四卷，附錄、補遺各一卷」，此書爲宋劉攽（貢父）撰，日本豬飼彥博標注並補遺，中島好義又補。[129] 由此書可考見日本學者對《孟子外書》一書之見解，頗具價值。

3.臺灣大學所藏日本漢籍，在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方面，亦有可資研究者，例如文學類有協屋愚山（長之）所撰「《蘭室集略》十二卷」，[130] 其書卷一載「擬風雅」四首，即〈甘露〉、〈萱草〉、〈園有蒲萄〉、〈黎民〉等詩。[131] 此資料顯示日本學人亦有擬《詩經》之作，對於研究後人擬《詩》問題，實爲不可忽視之資料。再者，文學類又載有津阪東陽（孝綽）所著「《夜航詩話》六卷、《夜航餘話》二卷」、[132] 菊池五山（桐孫）所著之「《五山堂詩話》十卷，補遺五卷」、[133] 加藤善庵（良白）所著「《柳橋詩話》二

127 《毛詩蒙引》書首之〈毛詩蒙引例〉第六條云：「余義例大都倣之《翼說》，而與《六帖》相參。」

128 同註 100 ，頁 50-53 。

129 此書之末有中島好義〈孟子外書又補・後序〉，述及日本學者議論《孟子》之態度云：「我邦學者，立論固有理數，而往往執我邦戴上之習以概論漢土尚賢之俗。」（原漢文）其言頗值得參考。

130 脇屋愚山（長之）撰，島永胤編，帆足千里校，文化四年 (1807) 年序刊本。

131 以第一首〈甘露〉爲例，題目下有〈序〉云：「〈甘露〉，美時有賢輔也。豐人聞江都降甘露，因作此詩。」其詩云：「甘露降矣，于彼江之都。園樹殿草，湛湛以敷。　豈獨江之都，萬邦維霑。匪天之多露，施德孔遍。　誰其施德，東方美人。彼美人兮，東方之人兮。」末有章句云：「〈甘露〉，三章，章四句。」

132 天保七年 (1836) 刊，明治印（三重縣藏版）。

133 《五山堂詩話》十卷，文化四年 (1807) 刊，《補遺》五卷，文政元年 (1818) 至天保三年 (1832) 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卷」、[134] 齋藤拙堂（謙）所著「《文話》八卷，《續文話》八卷」、[135] 小田詩山（行簡）所著「《詩山堂詩話》二卷」[136] 等，此類著作可藉以研究日本學者對於詩、文之觀念，亦足珍貴。

（三）可作爲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之憑藉

和刻、和抄本漢籍以及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等材料，可作爲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之重要憑藉，此前人亦多有論述。[137] 茲就臺灣大學所藏日本漢籍，略舉數例以論之。

1.本目錄子部・法家類著錄安井息軒（1799-1876）「《管子纂詁》二十四卷，《考譌》一卷，《補正》一卷」，[138] 另經部・四書類又著錄安井息軒（衡）「《論語集說》六卷」。[139] 此二書各載有清人應寶時及沈秉成之序，然安井息軒對此二序之反應截然不同，其事可作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上之絕佳材料。

元治元年（1864），安井息軒所著之《管子纂詁》刊成，時息軒任昌平黌儒官。慶應二年（1865），息軒託出發前往英國留學之同僚中村敬宇，於途中在上海短暫停留之際，將《管子纂詁》送給適當人士，請其爲此書作序。中村氏果不負所託，得到時任淞吳兵備道之應寶時允諾。慶應三年（1866），應氏將所作之序託日本幕府特派駐在上海之名倉松窗攜回日本。其〈序〉云：

（前略）日本昌平學儒員安井君字仲平者，博學多識人也。憫管書奇字譌

[134] 天保七年 (1836) 序刊本。

[135] 扉頁題《拙堂文話》，文政十三年 (1830) 刊。《續文話》，天保七年 (1836) 刊。

[136] 嘉永四年 (1851) 詩山堂刊本。

[137] 參見王勇撰：〈「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試論東亞文化交流的獨特模式〉，收入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同註 6，頁 1-14；以及前引王寶平、趙飛鵬諸文。

[138] 《管子纂詁》二十四卷，《考譌》一卷，慶應元年 (1865) 江戶，山城屋佐兵衛等刊。《補正》一卷，明治三年 (1870) 刊。

[139] 明治五年 (1872) 年刊，明治七年 (1874) 序印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齟齬難讀，撰《管子纂詁》以嚮貽來詰，介其國昌平學儒員中邨君以書相示，余受而讀之，作而曰：偉哉仲平，人人苦其龐雜無序之書，而竟能釐正于東海之邦耶？余未通籍時，曾治《管子》書，讀〈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知章《注》：「敖是丹朱。」覺所釋不辭，復得劉績校本，《注》曰：「敖，堯子。」始知向所見本之誤，然則知章《注》亦甚不足恃耳。（中略）至于《管子》訛文，更難悉數，他不及備論，試以〈侈靡篇〉言之。「以其餘應良天子」，「良」字疑「養」字之壞其半者，應之言承也。《爾疋・釋樂》：「小者謂之應。」《釋文》：「李巡《注》曰：『小者聲音相承，故曰應。』」殆可以為證。「動人心之悲」，「之」字疑當讀為「以」，古「以」、「之」多通用。（中略）[140]即此數端，又王氏所未及訂正者。嘗舉以質同學生尹氏鑒德，再三商榷，似無以易之。舉一例十，管書豈易讀者哉？今得仲平之註，為之訓釋其義，糾正其失，令數千年牴迕譌誤之書，一旦昭若發矇，如金砂珠玉之藏于深山大澤中，盡入于賈人之手，以應世之求者，甚哉仲平之有功于此書也。（中略）余檮昧無似，一行作吏，此書幾不復究心，而區區民生利用之故，未嘗一日忘也。故樂為之序，又以素所懷疑未釋者附書之，以質仲平焉。

大清同治六年春，江蘇蘇松太兵備道，浙江應寶時序。[141]

此〈序〉甚長，共約一千八百餘字，因篇幅所限，此處僅略引其要。安井息軒於明治三年（1870）得應〈序〉，乃為《管子纂詁》作《補正》，並序云：

豫人之刻《管子纂詁》也，竊謂粗能窺其一斑矣。既而閱之，謬見未除，脫誤又多，嘗一訂其字矣，而未暇正其說，耿耿於心者七年。庚午正月，清人應寶時《纂詁》之〈序〉傳自上海，過蒙稱譽，赧然自慚。至八月，《左傳》、《論語》補疏以次上梓，而《詩》、《書》、《周官》、《國策》之屬，亦粗就緒，乃排百冗而再考之，正其謬妄，補其不足，一百十一有四，訂誤脫四十有四，應〈序〉所論，取其是而駁其非，又十有八，

[140] 節略處為應寶時復舉《管子》他文以校正之，文繁從略。

[141] 同註 138，〈管子纂詁序〉，頁 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凡得一百七十有五條，合之《考譌》以附《纂詁》。予考正之力，盡於此矣。（下略）[142]

另《息軒遺稿》卷三載有〈書應寶時《管子纂詁・序》後〉，其文云：

明治庚午正月十八日，此〈序〉傳自名倉氏。（中略）〈序〉中所論，博證廣引，鑿鑿乎言之，極其精核。余服其學識，以爲海外一知己。[143]

由以上二文，可知息軒因應〈序〉之刺激，乃決心爲《纂詁》作《補正》。息軒對應說雖未全盤接受，然謂應〈序〉所論「博證廣引，鑿鑿乎言之，極其精核。」佩服之情，自不可掩，且引以爲海外一知己。

反觀《論語集說》中之情況，則大異其趣。安井息軒《論語集說》於明治五年（1872）刻成，刻成之後，日本駐清公使柳原氏於明治七年（1874）將此書攜往上海，請當時江南蘇松太兵備道沈秉成作序，沈氏乃爲之序云：

秉成椾髮就傅，讀欽頒《十三經注疏》，知《論語》邢《疏》實原本皇侃，皇《疏》佚於南宋，嗣得諸日南市舶，遂著錄四庫，漢經師相傳古義，渙然而復萃，繄藏書者是賴，而藏是書者之嚮學不倦，可概見也。咸豐丙辰，秉成通籍入國史館，典領紬校，讀山井鼎《七經孟子考》一書，竊歎日南學派之正，不苟爲炳炳朊朊。同治辛未，奉命備兵吳淞，吳淞介江海交，市舶環集，彼都人士以次靣接，於日南人士所刊著諸書尤樂觀之。甲戌夏四月，大日本公使柳原君枉存海上，出示安息軒先生大箸《論語集說》六卷，屬爲弁言。雒誦一過，撮其宏旨，右漢左宋，不主故常，唐至明，采擷寥寥。我朝儒先，若毛氏《論語稽求篇》、閻氏《四書釋地》、焦氏《論語補疏》、方氏《論語偶記》、翟氏《四書考異》、江氏《群經補義》、《鄉黨圖考》、劉氏《論語述何》、惠氏《周易述》、段氏《說文解字》、李氏《群經識小》皆有所引證。其書皆《皇清經解》已著錄者，嘉、道中，故相阮文達公所手輯也。息軒自序，嘗問學伊、物二先生。物先生觀著《論語徵》、伊先生維楨著《仁齋札記》，大恉右漢左

[142] 見《管子纂詁補正・序》，頁 1，同註 138。
[143] 見安井息軒撰：《息軒遺稿》卷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與息軒所著若珀拾芥，證以我朝儒先經說，亦不相遷庭，益信日南學派進而愈上，非他邦所可企及也。文達未編定經解以前，嘗排纂。[144]

秉成謹按：漢熹平石經《論語》殘字與今本異文，《集說》未采入者列後：

孝于維孝：今本于作乎。

子憮然：今本子上多一夫字。

賈諸賈之哉：今本賈作沽。

譬諸宮墻：今本諸作之。

執車者爲誰：今本車作輿。

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今本無而字。

秉成謹按：《集說》卷二第四十五頁，卷三第四十七頁所引倅頤煊應作洪頤煊，台州人，震煊之弟，著《夏小正疏義》，入《皇清經解》。《國史儒林列傳》，制序其耑，謂漢代嚴奉師承，而宋明克收儒效。殆周官師儒所由分，列聖御纂諸經，貫通融會，承學之士，望的知歸，門户一埽而空，彬彬乎質有其文矣。息軒說經，蓋推挹文達者也，敬舉文達之言以告。觀文達《十三經校勘記》，遇譌奪舛互，據日南本以補其闕，即傾倒可知。宜息軒於文達手輯諸書，汲汲焉念之不置也。

大清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江南蘇松太兵備道沈秉成謹序。[145]

息軒收到沈〈序〉後，雖不滿意，仍將其〈序〉置於《論語集說》之卷端以梓行。安井息軒乃於沈〈序〉之後，附〈書論輯說沈序後〉，其文云：

詳玩沈〈序〉，蓋其人驕貴，不降意求至當，略看注疏，未及讀予所論斷也。他姑不論焉，予生於日向州南邊，故署「日南」，而沈以爲日本別稱，加之前人。〈序〉言「聞伊、物二家之說於家庭。」而沈以爲親炙。《論語徵》，物徂徠所著，觀乃其弟耳。書中所採錄仁齋《論語古義》中之說，未聞其著《仁齋札記》也。凡此皆取諸臆，尤屬謬妄。但遠人所贈，不忍捐棄，且不欲虛柳君至意也。姑置之卷端云。

[144] 此處原文如此，文氣不連貫，疑有脫文。

[145] 見沈秉成〈論語集說序〉，頁 1-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治甲戌七月　安井衡誌。

安井息軒對沈〈序〉頗不以爲然，謂沈氏「其人驕貴，不降意求至當。」又指出沈〈序〉中對「日南」、《論語徵》之作者、《仁齋札記》等認知之錯誤，謂「凡此皆取諸臆，尤屬謬妄。」對於《管子纂詁》應寶時〈序〉，息軒「服其學術，以爲海外一知己。」然對於沈〈序〉，息軒則幾欲捐棄，此間之差異及其意涵，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上，實值得加以探索。

簡而言之，除安井息軒所指沈〈序〉對日本事物之陌生所造成之錯誤使息軒不悅外，尚有值得思索之問題。中國學問透過典籍傳入日本之後，日本學者研讀漢籍，加以融化、吸收，並發展出對此等學問之新見解，故日本學者對漢籍之詮釋、考證仍有其主體性，未能一概以延續中國學問之角度視之。應寶時《管子纂詁・序》僅提出個人對《管子》中校勘、考證諸問題之意見以質諸息軒，沈秉成《論語集說・序》則斷斷然強調息軒之說不違「我朝儒先」之說，是以爲優。如云：「息軒自序，嘗問學伊、物二先生。物先生觀著《論語徵》、伊先生維楨著《仁齋札記》，大恉右漢左宋，與息軒所著若珀拾芥，證以我朝儒先經說，亦不相逕庭，益信日南學派進而愈上，非他邦所可企及也。」此種忽視日本學者學問自主性之態度，無怪乎息軒以「驕貴」評之。

總之，由此處所舉息軒之例，可以顯示，欲瞭解日本漢學之底蘊，欲瞭解中、日文化交流中之種種問題，則日本漢籍實爲值得重視之資源。

2.本目錄史部・目錄類有「《四庫全書總目醫家之部》」，[146] 此書爲天保九年（1838，清道光18年）陽州園刊本，乃抽取《四庫全書總目》中有關醫學之部分（即卷一〇三至一〇五）加以單獨刊行，並加訓點。[147] 書首載丹波元堅之序云：

> 有清奠鼎以來，考證之學盛行，其說愈出愈精，理蘊益闡，而其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純雅正大，爲學者典型，未有如乾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者也。其醫家一類，亦能表揚□□（二字蟲蛀），擺脫誣妄，務

[146] 清・紀昀等奉敕撰，石坂竽齋點，天保九年(1838) 陽州園刊本。

[147] 原爲《四庫全書總目》卷 103 至 105，臺灣大學藏本缺卷 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于持平，以闢後世分門爭競之見。其辨證精詣，使覽者得窺古人著書之梗概焉。唯醫人苦得全帙，少能溫讀，此同僚石坂竿齋君所以有摘出翻雕之役也。（中略）因憶先府君用心于目錄之學，而先兄能紹遺構，撰醫籍考八十卷，研綜殆盡。堅與聞其緒論，知《提要》中或有踳駁處，今略據之。「《黃帝素問》」條有言：「林億等謂天元紀大論以下，疑即陰陽大論之文，理或然也。」不知運氣之說，唐以上實不經見。而陰陽大論既見叔和所援，固夐然不同矣。「《靈樞經》」條有言：「呂復稱史崧併是書爲十二卷者，疑爲熊氏重刊本之誤。」不知呂爲初明人，安有以熊本爲史本之理？先兄嘗得元古林胡氏刊行本，既併爲十二卷，呂復謬爲史本者，當即此本，而熊氏亦祖之已。「《金匱要略論註》」條有言：「此書叔和所編，本爲三卷。」不知《要略》是《雜病論》六卷之遺，其爲三卷者，殆出于唐以後，非叔和也。「《肘後備急方》」條有言：「疑此書本無《百一方》在內，特後人取宏景原序冠之耳。」考陶〈序〉曰：「輒更採集補缺，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又據唐氏《證類本草》引《百一方》，亦載在此本，則知傳寫朱墨溷亂，後世不能辨也。（中略）要之，白璧微瑕，雖未足爲斯書病，而在讀者亦不宜不辨知也。其凡例曰：「方伎家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其所不備，不復搜求。」然則其間遺漏，固所不免，此則在我徒，實爲深憾已。竿齋之有此刊，囑堅以序，堅深喜其功于世，亟慫恿其成，又敘曾所聞，以就正于君，庶君有論定之。天保九年戊戌重陽前一日西城侍醫法眼兼醫學講授丹波元堅亦柔序于存誠藥室。[148]

此〈序〉撰於天保九年（1838），當清宣宗道光十八年，《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本於乾隆六十年（1795）首度刻成，[149] 其間僅相距四十三年，此可以作爲考察《四庫全書總目》在日本流傳之一項珍貴資料。此外，丹波元堅在此

[148] 同註 146，丹波元堅〈序〉，頁 1-4。

[149] 參見黃愛平撰：《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年 2 月一版二刷，頁 3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中對《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醫家類》之提要內容指出多條錯誤，此種對《四庫提要》之辨正工作出現於道光時代之日本，尤令人矚目。總之，由此書可考察《四庫全書總目》在日本流傳及被考正之情形，對於中、日學術交流史之研究，具有參考價值。

3.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文學類有關湘雲（義臣）編「《經史論存》十五卷」，[150] 此書乃纂輯日本人所作關於經、史之議論文章凡四百二十五篇，且送請在日之清人加以評閱。編者在〈例言〉第三條中云：

> 清吳懶庵《經史論存》，泛載辨解、考說、書後、題跋，特不及敘記、傳銘、祭文等，余竊沿其例。但吳氏《論存》，係于自著，余於此編，第任蒐輯之役而已。[151]

由此〈例言〉可知，關湘雲所編《經史論存》乃沿用清吳成佐《經史論存》之體例，唯關湘雲不收錄自己之作品，與吳書略異。又〈例言〉第五條云：

> 邦人文集，邦人評者，世多有之。漢人評點，雜乎其間者，亦往往而有。其全部每篇悉經漢人評閱者，蓋是編爲嚆矢也。評閱者七人：欽差出使日本大臣，翰林院侍講何如璋（原注：字子峩，廣東大埔縣人）；欽命副使，候選知府張斯桂（原注：字魯生，浙江慈溪縣人）；參贊官，候選知縣黃遵憲（原注：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隨同出使，俠[152]西候補直隸知州沈文熒（原注：字元燿，號梅史，浙江餘姚縣人）；隨同出使，期滿教習候選教諭廖錫恩（原注：字樞仙，廣東歸善縣人）；學習繙譯道庫大使王治本（原注：號黍園，浙江慈縣人）；生員工藩清（原注：號琴仙，浙江慈溪縣人）。[153]

由此所述，可知本書最具特色者，乃全書各篇皆日本人著作而由清人加以評點，此頗有異於以往由日人評點日人文集或者在日人文集內日人評點與中國

[150] 明治十二年（ 1879 ），溫古堂藏版。
[151] 同註 150 ，〈例言〉，頁 1 。
[152] 「俠」疑「陝」字之訛。
[153] 同註 150 ，〈例言〉，頁 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評點相雜之現象。故編者云：「其全部每篇悉經漢人評閱者，蓋是編爲嚆矢也。」由此書中七人所評，可據以考察明治十一年（1878）[154]時期中國人對日人所作文章之批評，實亦可爲研究中、日學術交流者之珍貴材料。

（四）其他價值

除了以上所述之價值外，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尚有其他價值。例如日本漢籍中，頗多曾經名家收藏，其所鈐藏書印每亦具有藝術上之價值，其中尤以久保天隨之藏書印最爲多樣且富藝術氣息。[155]又如經部・小學類著錄《玉篇》殘卷一部，[156]書首鈐有「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朱方印，另又鈐有「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此書於昭和四年（1929）二月二十五日入藏，極爲特殊，據此「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推之，則傳聞當時臺北帝國大學原欲稱爲「臺灣帝國大學」，後因故取消，其說似非無據，此「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偶然留下歷史之痕跡，別具史料價值。

結　　論

本文論述《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編輯之緣起與編輯理念，並探討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來源、特色與價值等問題。透過本目錄之編輯與出版，希冀學者對臺灣大學所藏日本漢籍有更具體、完整之瞭解，進而充分利用此項研究資源。由於臺灣大學所藏古籍仍有部分尚待整理，其中亦含有日本漢籍，故本目錄所收，仍有未備，乃屬必然，有待未來再加補正。本目錄主要顯現本階段對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整理之理念與成果，然前人之努力與研究成果實爲本目錄編輯之重要基礎，在此謹致感謝之忱。

---

[154] 此書〈例言〉之末，題「明治戊寅立夏後三日」，戊寅即明治十一年(1878)。

[155] 久保天隨藏書印，如「久保天隨珍藏圖書」、「久保氏虛白軒圖書印」、「久保藏書」、「天隨珍藏」等，皆極具特色。

[156] 明治十六年(1883)東京印刷局影高山寺藏唐鈔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所藏珍本日本漢籍，多數來自接收前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之舊藏，此種歷史淵源及臺灣之特殊歷史背景，使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具有「數量及內容豐富」、「不乏珍稀抄本」、「多名家收藏本」、「藏有與臺灣關係密切之典籍」等特色。考察此等數量豐富之日本漢籍，不但可作爲版本學研究之素材，更可作爲各類學術研究之參考資料。此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之研究上，此等日本漢籍亦可作爲重要憑藉，值得學者加以重視。

（責任校對：陳秋宏）

引用書目

一、專　　書

小高根太郎：《富岡鐵齋》（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10月）。

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0月）。

王寶平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2月）。

元・托托等著：《宋史》（臺北：鼎文書局影印點校本，1980年1月）。

李元平：《兪大維傳》（臺中市：臺灣日報社，1992年1月）。

足利衍述：《鐮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2年12月）。

青木正兒：《青木正兒全集》（東京：春秋社，1969年）。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77年7月）。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補正》（東京：汲古書院，1980年1月）。

兪大維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國士風範智者行誼：兪大維先生紀念專輯》（臺北：兪大維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編委會，2003年7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年12月增訂二版）。

國立臺灣大學編印：《國立臺灣大學善本書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68年）。

國立臺灣大學編印：《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71年）。

國立臺灣大學編印：《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補編、索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78年）。

張寶三主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文臺灣資料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9月）。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2月）。

項　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6月）。

二、單篇論文

久保舜一：〈久保天隨〉，《明治文學全集》第41卷（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3月）。

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毛子水先生行事著述簡表〉，《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4月）。

水谷眞成：〈青木正兒〉，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11月）。

宋淑萍：〈毛子水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7月）。

《明治文學全集》編輯部編：〈久保天隨年譜〉，《明治文學全集》第41卷（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3月）。

周延燕：〈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著作研究〉，《國際漢學論叢》第三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北：樂天書局，2006 年9 月）。

高橋智、高山節也、山本仁等撰：〈漢籍目錄編纂における準漢籍の扱いについて〉，《汲古》第46 號（東京：汲古書院，2004 年12 月）。

張惠寶、李國慶撰：〈中國圖書館所藏和刻本漢籍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9 年2 期（天津：天津圖書館，1999 年3 月）。

張寶三：〈久保得二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 年7 月）。

張寶三：〈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張寶三、楊儒賓合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6 月）。

黃英哲：〈「帝國」的藏書——從田中長三郎到楊雲萍〉，《帝國夾縫中的臺灣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清華文教基金會主辦，2005 年3 月。

臺靜農：〈記孤本《解金貂》與《溫柔鄉》兩傳奇的內容及結構〉，《大陸雜誌》第1 卷第4 、5 期，1950 年9 月。

劉兆祐：〈論中國古籍日本刊本之價值〉，《中國書目季刊》第27 卷第4 期（臺北：中國書目季刊社，1994 年3 月）。

趙飛鵬：〈傳播與回流——「和刻本」漢籍的淵源與價值〉，「臺灣日本韓國東亞文獻資源與研究主題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2004 年5 月15 日。

蔡平里：〈田中長三郎教授年表〉，吳明德、蔡平里主編：《田中長三郎教授著作目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998 年12 月）。

潘美月、夏麗月合撰：〈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古籍的整理〉，《國家圖書館館刊》85 年第2 期（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 年12 月）。

潘美月、夏麗月合撰：〈臺灣大學圖書館和刻本漢籍的收藏與整理〉，臺北：「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漢學研究中心、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合辦，2001 年4 月18-19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